

天 火

长篇纪实小说

思妃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叹/思妃著. —2版.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0. 1
(2000. 8重印)

ISBN 7—5387—1391—3

I. 天… II. 思…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67516 号

天 叹

作 者: 思 妃

责任编辑: 张四季

责任校对: 文 欢

装帧设计: 李 栋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400 千字

印 张: 12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0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391—3/I·1351

定 价: 26.80 元

旧社会，暗无天日——
凄风苦雨，人生艰难；兵荒
马乱，戕害生灵，斯民哀伤，
泣泪带血，天若有情，岂不
怜惜、岂不感叹？

岁月如梭，细线密缝，
织补创伤——春和景明，盛
世太平，民生安乐，百业振
兴，黄发垂髫，怡然自乐，
岂不该珍惜、岂不该受宠？

——作者

内 容 提 要

多少年前，“热热闹闹”的时候，不知被分去了土地的地主为何忽然走起运来，他们着实“风光”了一阵——贪婪、凶残、黑心肠、面目狰狞，高举皮鞭，抢男霸女、杀人不眨眼等一系列“荣誉”使当年的土地拥有者倍受“恭维”；今天，“热闹”过后，冷静下来的有心人似乎有了悔意，感到当时对地主的“恭维”有些离谱，在认真的反思和研究过后，终于能够正视地主，看清了地主的本来面目。

本书作者就是这冷静下来的有心人之一。他在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之后，精心构成了本书情节曲折、耐人寻味的故事。看看吧：“爷爷”对当年往事的回忆——地主生活在一个风雨飘摇的世界里，胡子来了、花子来了、鬼子来了、国军来了、共军来了，家被抢了，人被杀了，日子虽过得热闹，就是终日提心吊胆；地被分了，房产被分了，才终于消停了。“得意”的地主生活有多不容易呀！

读者读了本书，焉能不珍惜今天幸福、安定、充满阳光和鲜花的美好生活？

阴雨连绵，陡峭的山峰在天公的泪水中又经受一次洗礼，使它又平添了幽怨和哀伤。

这份幽怨和哀伤本不应有人知晓和感受到，因为空旷的山野林莽中悄无声息，人们或是躲在家中贪赏雨景，或是避于檐下咒骂细雨多情，崎岖的山路上，只有雨脚在蹒跚、一瘸一拐地行走。可是，当雨点滴落到山顶一块岩石上，溅出烂漫的水花时，水花却惊奇地发现在山岩下，一个身軀消瘦的老人，正默无声息地伴着山峰感受着哀伤。

烂漫的水花并不同情在风雨中战栗、花白胡须上沾满泪珠和雨水的老人，仍顽皮地向他单薄而且已被雨水打透、紧贴在肌肤上的青衫上飞溅，似乎有意捉弄这老人一般。

猛然，老人仰头向天，发出一声无可奈何地长叹：“天啊！你这是怎么了？如何只与我姚峰过不去呀！”

天不应，地亦不应。姚峰老人听到的只是山林在风雨中发出的瘳人的涛声。他的眼中充满了绝望与悲哀。身躯不自觉地向巨岩边缘移动了三步。

那巨岩下是杂树和乱石混居的百尺深渊。姚峰老人正准备纵身跃下，了结自己的生命，就在这时，细雨忽然停了下来，远处林中鸟儿的鸣叫声传入了他的耳中。

姚峰心中微微一动，恰好一阵微风轻轻吹过，他不由地打了个冷战，眼前出现雨后空山翠绿的景色和他深深吸入胸腹中的那股空气的芬芳，又勾起了他对生活的留恋。他的双脚又下意识地向后退了三步，苦笑一声，自语道：“也罢！凄风苦雨，总有过去之时，唉！又拣回了这条老命！”

他嘀咕着，抬头远眺，正看到远处那轮给大地万物以温暖和光明的太阳从云隙间钻了出来。

太阳的笑脸使姚峰更加坚定了生存下去的信念。

于是，他拂拭了一下脸上和胡须上残留的雨水，转身向山下走去……

这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县城。县食品公司“革委会”所辖的“地、富、反、坏、右审查办”设在生猪屠宰厂一个不大的办公室内。

此时，这个办公室内气氛十分紧张。由于地主分子姚峰的逃跑，“审查办公室”主任陶树林瞪着一双三角眼，正气急败坏地训斥部下。

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慢慢推开，一个五六岁胖乎乎的小男孩先是探了一下头，随即怯生生地推门进来，对陶树林轻声问：“陶大爷，我爷爷呢？”

一个被陶主任骂得一言不敢还，肚子里正憋满了火的中年汉子见了这小男孩即怒骂道：“你这小地主崽子！你也找那老地主？他现在可能畏罪自杀了，谁知道他死到哪儿去了，我还想找他呢！”

小地主崽子被骂得委屈万分，又听说爷爷去自杀了，忍不住哭了起来。他边哭边对陶主任说：“你们批斗我爷爷，给他戴高帽、挂牌子，我爷爷已经够可怜的了，现在我爷爷一定是被你们逼得去死了，你还我爷爷，你还我……”

陶树林看着这个小地主崽子，面对他的质问并没有生气，只轻轻地冷笑了一声，打断了他的话，对方才怒骂小地主崽子的中年汉子道：“张胖子，你看住这孩子，只要孩子在，不怕姚峰他不回来！”

张胖子听了主任的话，不失时机地奉承道：“还是主任大哥高明，我咋就没想到这点呢！主任大哥放心，我一定看好这小崽子。”

陶主任得意地冷笑了一声，从衣兜里掏出一包香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张胖子忙取出火柴，为上司点燃了那支神气的烟卷儿。而后，这个媚气十足的张胖子恶狠狠地提起“小地主崽子”的一只小手，转回脸来对上司小心地说：“主任大哥，您歇着吧，我带这小地主崽子下去，别让他哭哭啼啼地讨你心烦。”

陶主任仰面朝天，轻轻地一摆手，口中吐出一团浓浓的烟雾。

不远处屠宰车间内传来阵阵被宰杀猪儿的惨叫声，恰好和“小地主崽子”的哭声混在一起。张胖子怒斥道：“小崽子别哭了。当心老子把你送到车间里去宰了！”

这怒喝声方落，办公室门外传来了一个苍老而阴郁的声音：“报告！地主分子姚峰回来了！”

“进来！”

陶主任说罢，屁股已坐到办公桌后的椅子上，顺势将双脚搭到桌上，猛吸一口烟，慢慢地吐着烟圈，只等姚峰进来请罪。

那个被张胖子拉着一只手的小男孩，这时止住了哭声，用力挣脱张胖子那只毛茸茸的大手，边向门边跑，边高叫：“爷爷！”

姚峰推开门，迈着疲倦的脚步，进了陶主任的办公室，正与刚刚跑过两三步的孙儿撞到了一起。他下意识地蹲下身体，抱住了孙子，强忍住泪说：“孙子乖，乖孙子，爷爷没事，这不回来了嘛！”

“姚……峰……姚峰！”

陶主任犹豫了一下，还是发出一声断喝，姚峰连忙放开孙子，站起身来，对陶主任陪着笑脸说：“陶主任，我……”

“这小半天儿，你去了哪儿？别以为咱们以前有交情！现在咱得公事公办，你赶快给我老实交待，你经过谁批准了，竟敢私自溜出去？”

张胖子见陶主任声色俱厉地责问姚峰，或是为向上司表现自己的积极，或是怀着对地主分子的刻骨仇恨，凶狠狠地冲上前去，拉过姚峰，抬手就是两个耳光。口中骂道：“你这该死的老地主，竟敢谎称找孙子，去了这半天，你孙子就在这里，你到底干啥勾当去了？赶快交待！”

陶树林忙喝住张胖子，让他不要打人。张胖子这才放开姚峰。姚峰被打得摇晃了两下，随即站稳，面部流露出的愠色一闪即逝，忙陪着笑脸应道：“陶主任和张监督员问得是。我出去了半天，让二位着急了。这是自由主义行为，我一定好好认错。”

陶主任冷笑道：“不仅这件事你要认真检讨，你的历史问题也必须老实交待。我给你两天时间，给我写出书面认罪材料。”

他说罢，转头对张胖子吩咐道：“你送他们爷俩回禁闭室去，给我好好看着。这两天就不开批斗会了，若是再出差错，我可找你说话！”

姚峰点头应付着陶主任，又上前一步，指着孙儿对陶主任请求道：“陶主任，我想请您帮帮忙：你兄弟，不，这孩子的父母在外地，现在我被隔离审查，再带着个孩子不大方便，你能不能准许我把孩子送到他父母身边？若是您不放心，能不能让我写封信，叫我儿子来把孩子接回去？”

陶主任从桌上拿下腿，随手扔掉眼看就要燃到尽头的烟蒂，与张胖子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咧咧地一摆手，说：“也好，现在你每天带个孩子的确不方便，你就写一封信，让张胖子替你邮走，待你儿子来把孩子接回去，你也好安心反省自己的问题。”

姚峰好似犯罪的臣子受到了皇上的赦免一样，连忙道谢，即带了孙子随张胖子走出了陶主任的办公室。

几天后，姚峰的孙儿被父母接走了，这间禁闭室里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他忽然感到一种十分可怕的孤独。两年前姚峰的老伴去世了，他仍舍不得让在省城工作的儿子将他的心尖儿——他的宝贝孙子带走，便一个人哄着小孙儿过活。现在自己在接受审查，不时要被拉出去批斗，他实在不忍心让孙儿伴着他住这简陋得四壁透风，屋顶漏雨的禁闭室，尤其是不忍心让孙儿看到自己被人押到高台上，头戴高帽，脸上涂墨，任人侮辱的情景，才哀求陶主任，要让他儿子来把孩子接走。

那天他实在不堪忍受张胖子的辱骂与拳打脚踢，一时气极，便借寻找孙儿为名，冒雨独自跑上山峰，欲寻短见而中途易志，主要原因便是牵挂孙儿。

现在孙儿虽离开了他，可眼下这种孤独又使他倍感哀伤。他想念孙儿，他为自己被囚禁感到委屈，他的眼中不禁掉下了两行清泪。

“老地主，为啥掉眼泪？别他妈故做可怜相儿！你快老实交待你当年是咋剥削穷人的吧！别磨磨蹭蹭地消磨时间，害得我们成宿成夜地在这儿看着你。你赶早交待了问题，老子也好早点回家！”

一脸横肉，面目凶恶的张胖子在门口对着姚峰吼道。

姚峰见张胖子一脸怒色，忙拭去脸上的泪痕，陪着笑脸道：“张监督，是我让你受累了！你也别急躁，我明后天保准儿将交待材料交出来。”

张胖子“哼”了一声，道：“好！后天中午前，我来取材料。到时若是拿不出，我就按对抗审查处理你。哼！那时可有你好受的。”

说罢，张胖子一摔门，回手将门上了锁，自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天上又下起了细雨。姚峰消瘦的身影伫立于加了钢筋防护栏的窗前，对着窗外的细雨，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而后猛转身走到了床铺边，在床边代替椅子的一摞砖上坐了下来，对着暂时代替书桌的床上的一本信纸首页上写的题目——“地主分子姚峰罪恶的历史”，陷入了深思与回忆之中。他的眼前出现了五十余年来所经历的一幕幕活生生的景象。

伴着对这些旧事的回忆，姚峰不禁眉头紧皱，独自苦思冥想，他是在自己真实的记忆中搜索自己以往的“罪恶”。

他如一尊雕像一般思索了很久，忽然，不自觉叹息了一声：“罪恶！我罪在哪里，恶在何处呢？”

姚峰可能真的十分苦恼，他下意识地 from 衣兜里掏出了一个黄布旱烟包，从那摞信纸上裁下一条纸，又向烟包内捏出了一些烟丝，十分熟练地卷了一支旱烟，叼在嘴上，从稿纸边拿过一个已破烂不堪的火柴盒，取出一根火柴，连划了十几下，好不容易才将纸烟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随即吐出了一团如他思绪一般纷乱的烟雾。

他的目光在烟雾中变得阴沉而充满迷惑。他越回忆往事越不能承认自己的生活历史是一部罪恶的历史；他越回忆往事越不能理解今日受到的“礼遇”，他只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委屈、压抑和沉重。

难怪姚峰无法接受人们说他的历史是一部罪恶的历史！他在新中国红色政权建立前，饱受种种磨难，他只以为自己是一般的老百姓，哪儿有什么罪恶的“业绩”？

原来，姚峰祖籍河北。他的爷爷姚礼是清末举人，由于刚刚中举，即逢清帝逊位，未得入朝会试而取得功名，只好守着祖业于乡间躬耕，幻想有朝

一日时运转机，飞黄腾达。

谁料想，时运不济运蹇人！姚礼苦待的时机不仅没有到来，到来的却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天灾，使他的幻想彻底破灭，开始为生计而苦忧不尽。

那一年的夏季，暴雨不断，黄河水位猛涨。姚礼见自家距黄河不过六七里路，站在家门前即可眺望黄河大堤，他心中十分担忧黄河决堤。

这日，天空乌云密布，黑沉沉的，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姚礼独立宅院之中，观望天气，忽见成群的蚂蚁纷纷自洞穴中爬出，浩浩荡荡沿着土墙向屋檐上迁徙，不禁暗叫“不妙！”

遂急转身向远处黄河看去，只见大河浪高流急，咆哮着的河水不时冲上堤岸。姚礼看得心惊胆战，自语道：“上苍震怒，欲降罪于人！”

说着，急入堂屋对家人高叫：“暴雨即至，河水漫堤，你们速作准备，收拾细软及日用之物，我们快往高埠处暂避，若待大河溃堤，逃将不及。”

姚礼话音未落，只听天空雷声滚滚，倾盆大雨骤然降下。他忙向窗外看去，只见宅院中眨眼之间已积下半尺深雨水，忍不住大喝一声：“不好！我家地势低，快往土山上土地庙中暂避。”

家人望着室外瓢泼大雨，皆不愿离家出门，惟有姚礼长孙年方八岁的姚峰面现惊慌之色，大叫：“爷爷的话不可不听，快走！”

姚礼见只有孙儿赞同自己，余者还都不以为意，不禁动怒，随手将桌上油灯掷到地上，摔得粉碎，骂众人道：“你们还不如孩子见识，再不走时，必为水害！”

一家老少见姚礼声色俱厉，只好慌忙拿了一些衣食及日用之物，扶老携幼冒雨出门，往距宅后三五里远近土山上的土地庙跑去。

姚礼与三个儿子在众人后正欲出门，忽听马厩内马儿嘶鸣。姚礼忙叫住三子，吩咐道：“快套车，待我将书籍细软再带上一些走。”

三子见父亲语气果断严厉，只好依命。不多时，两辆车套好，姚礼即与诸子将几个箱柜抬上车，又将被褥拿了几条，用油布遮了，装到车上。

此时，雨下得越发急了，抬眼远望，水天一色，黄河湍急的水流已从堤坝上流下。姚礼长子姚信见状，叹道：“幸亏爹令我等早做准备，这河堤怕是保不住了！”

姚礼次子姚伟在雨中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也痛心地说道：“可惜地里的庄稼了！”

姚礼听他兄弟相对叹息，忍不住骂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啰嗦些无用言语。倘若大河决口，此间便是一片汪洋，你们快去屋内取大铁锅并水桶等日用家什，再带上些油盐，咱这一家十余口人，还要活下去！”

三子姚仕一直一声不响，此时见平地积水已有尺余，不禁惊慌地叫道：“爹，我们再不走，这水就要涨起来了！”

姚礼向远处河堤上看了一眼，果断地说了一句：“速取锅来，速走。”

父子四人又在宅院中忙了一阵，将两辆马车装上许多日用之物。姚礼一直留心黄河堤坝，此时，只见有一段河堤已被冲出了一条宽四五尺、深近一尺的豁口。水流喷射而出，带着泥沙还在使那豁口加大。

姚礼这才叫道：“快走！河堤出豁子了。”

说罢，与三子赶动马匹，急出宅院，向土地庙急驰而去。

姚家人去宅空，躲在厨下的一只黄狗似乎感到灾难即将来临了，也紧随着在两辆马车之后，向土地庙方向奔逃。

姚礼父子三人催马走了近两里路，猛听车后黄狗“嗽”地叫了一声，窜到了马车上。坐在车上的姚信一惊，猛回头竟见身后一里远处大水如山一般压了下来，发出一阵如牛吼般的声响。自家宅院，早被大水吞没，他吓得脸色惨白，叫道：“快！打马快跑！河堤溃决，大水追过来了。”

姚伟、姚仕二人各赶一车，这时也回首看到了洪峰，来不及说话，只顾拼命打马。姚礼坐在车上，见二子性急，忙叫道：“别慌！我们就要到土山下，别把车赶翻了！”

刚刚爬上土山上的姚礼家人，这时也都发现了洪峰在追袭着自家的两辆马车，禁不住对车上的人高叫：“快！大水追过来了。快，快呀！”

姚信与姚礼分别坐在两辆马车上，眼看着洪峰越来越近，只担心马车在泥路上被陷住。

幸亏姚家的六匹马养得健壮，三匹马拉一辆车，车上所载又不十分沉重，才没有出现意外。

当两辆车驰至土山下，开始沿路上山时，赶车的姚伟、姚仕二兄弟不约而同地回首看时，滔天洪水，相距土山已不过三五十步。他们哪敢稍息，又都吆喝了一声“驾！”同时挥鞭催马。两辆车一口气驰到了土山上的土地庙前。家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围拢了过来。姚礼坐在车上，对着山下洪水，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说：“真是上天保佑！我一家安然无恙！”

姚信三兄弟指着山下翻滚的洪水，齐叹道：“若非爹，我一家都见龙王去了！”

说罢，齐上前将姚礼扶下车来。一家人一齐动手，将两车上载的货物一件一件地搬到庙中。

姚礼见庙内只有自己一家人，不禁惋惜地叹道：“咱村中恐怕只有我们一家逃出来了。我真后悔呀！我们怎么就没想到知会乡邻们一声呢！”

姚礼夫人王氏叹道：“我家逃出已是万幸啦！若是再迟些，怕连我家也难逃这场大难了！”

一家人被雨淋得如落汤鸡一般，正在嗟叹，姚峰自庙门口转回身来，叫道：“爷爷，水都涨到山腰了，能不能还涨啊！若是水涨到山顶，我们可咋办呢？”

姚礼忙到门前向外张望，半晌，回头对姚峰等安慰道：“不要怕！水势长不到山顶。”

王夫人在一边听了，才安下心来，吩咐家人：“先别忙说话了，大伙都把湿衣服换下来，当心着凉。”

一家老幼，男男女女，遮遮掩掩，费了好一阵时间，才为孩子换上了一身干衣服，大人们也只是将湿衣服脱下来拧出雨水，仍旧披在身上。

姚信的媳妇张氏眼中含泪自语道：“我们当初哪想到会发这样大水！若不是爹骂得急，还不愿顶雨出门呢。早知现在这样，多带些衣裳出来……”

她或是因为家园被毁，或是因为看着儿子姚峰等孩子和一家人守着一座残破的小土庙避难，感到难过，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姚伟媳妇林氏、姚仕媳妇刘氏见嫂嫂张氏悲伤，也都忘记了方才的惊慌，与她产生了共鸣，都忍不住哭了起来。

姚礼见状，劝道：“你们这是何苦呢？如今我们一家人逃得性命，又带出了一些日用之物，应该庆幸才对。”

姚信见众女人哭哭啼啼，不耐烦地对自己媳妇张氏说：“哭啥？还不找些引火之物点起火来，也好让大伙儿烤干湿衣裳！”

张氏、林氏、刘氏这才拭去眼泪，在土地庙里寻找可以用来生火的东西。

姚峰正与诸兄弟姐妹在一边逗着黄狗玩，见大人们张罗着要点火，率先站了起来，去与大人们一道寻找干柴。

姚信见状，眼中流露出赞许的目光。姚礼见自己的长孙如此懂事，也不住地点头，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被察觉的欣慰笑容。

在姚礼心目中，把长子、长孙看得格外重。他自中举不得入仕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情在心中日益加深。此时，他年已五十有余，便将希望全部寄托在儿孙身上。

姚礼共生三子：长子姚信生有二子一女——长子姚峰，次子姚岐，女儿姚嵘；次子姚伟生有三子——长子姚屹，次子姚崢，三子姚峪；三子姚仕只生二女——长女姚岚，次女姚岑。

此时，姚礼与夫人王氏坐在庙中央地下摆放着的自家木箱上，望着五个年龄相差无几的孙儿、三个孙女和三个面色苍白的儿媳将在庙里寻出的一些

木板、木块、树枝等堆在一边，大媳妇张氏在四下寻找火镰和火绒，准备点火。

姚礼知儿媳急于寻找火种，即对张氏说：“现在到哪儿去找火镰！我那书箱中有一包‘洋火’，那还是我中举那年，进京游玩时买下的，你可找出，用来应急。”

张氏闻言大喜，奉承道：“爹爹真是救命菩萨，万事爹都能想在前边！”

说着，她去一木箱里翻了一阵，取出一个灰纸包得方方正正的小盒来，举着问姚礼：“爹，是这个吗？”

姚礼点头说：“就是它。”

姚峰等众孩童闻声，都聚拢过来，好奇地望着张氏将那盒儿上包着的一层灰纸打开。

张氏打开包着的纸，见那盒上印的东洋美人图儿，惊叫道：“真好看！”

众孩童亦齐叫：“好看，好看！”

张氏摆弄着这个寸许小盒，朝姚礼问道：“爹，这玩艺咋使呀？我可不知咋样能打得出火来。”

姚礼移步过去，将那盒儿接过，拿出一根火柴来，在盒脊上只一划，随着短短一阵“哧哧”响声，那小木棍便燃着了。众童与几个媳妇齐叫：“这东西真是宝贝，好啊！”

姚礼将燃着的火柴向那柴堆上一点，柴堆便燃烧了起来。他随手将那盒火柴交到媳妇张氏手中，嘱道：“你收着吧，别让它受潮了。”

众人皆向火堆围拢来。男人们皆脱下外衣在火上烤着。只有姚信却似想起了什么，又冒雨走出了庙门。

众人皆现惊疑之色。姚礼却笑道：“他必是去卸马去了。”

果然，姚信出了庙门，即向停在雨中的两辆马车走去，把马匹依次从车套上卸下，将缰绳拴在车辕上，又于地上拾起方才盖木箱的油布，分别搭在几匹马背上，为马儿遮雨。

姚信忙了一阵，又向山下观望了一阵。只见山下四周一望无际皆是深黄色的洪水，水位已涨到半山腰了，水面上漂浮着许多杂物，他心中暗道：“水面上不见被淹的人挣扎和尸首，必是皆被大水灌入房内，不得出来了！”

姚信叹息了一回，正欲回庙内避雨，忽见下面水中有一头猪和几只鸭鹅向山边游来。他心中一喜，暗道：“我一家人无饥饿之忧了！”

遂沿山坡向水边走去，只待那头一米来长的猪游上岸来。

不多时，那只猪疲惫不堪地上了岸，姚信不容它稍歇，一把将它后腿捉住，拖着向庙中便走。猪儿无力地叫着，挣扎着，但还是被他拖进了庙门。

一家人见姚信捉了一只猪进来，齐惊喜地叫道：“哪儿来的一头猪啊？”

姚信遂将因由道出，笑道：“我方才还担心我一家被困在这土山上，万一大水一时不退，我们会挨饿。看今天这样，方圆几十里都是大水，露于水面的只有我们居住的这座土山，而水中还有一些牲畜挣扎着向山边游来，这岂不是上苍给我们送来吃食！”

他说罢，将手中拖着的猪用力一提，提起两尺多高，又用力一甩，将它丢到庙堂地中央。那猪被重重地跌到地下，叫了一声，便顺势趴在那儿了。

姚伟、姚仕走到猪身边，与姚信道：“大哥，我们宰了他，给大家伙改善伙食吧。”

姚信笑道：“不宰它，用啥来养活它？你二人把它杀了，也别退毛，干脆扒了皮，给大家煮了吃吧！”

于是，姚家在庙中的晚餐是红烧猪肉，直吃得一家人暂时忘了水灾带来的烦恼和悲哀。

雨停了，水退了，火辣辣的太阳晒得大水过后的地表泥沙翻卷，晒得田野间腐烂的植物和畜禽尸首发出令人作呕的腐臭气。

姚礼在水退下去就差姚信回家看过，知宅院已被大水冲没了。今天带着一家人从山上下来，只见村庄已成了废墟，断墙残垣述说着凄凉。一些被大水泡得不成样子的死尸处处可见。

老夫人王氏叹道：“这里好惨人！必是这一村子人除了咱家都……”

姚信与姚礼道：“爹，咱不能再在这儿住了。我只感到这地方阴气太重。”

姚礼道：“我早就盘算过这事了。你们还不晓得，这大水过后，必有瘟疫。我们应速离这灾疫之地。”

姚峰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望着姚礼，问道：“爷爷，你带我们去哪里？是要去关东吧！”

姚礼听了小姚峰的话一惊，反问道：“你怎知爷爷要带你们去关东？”

姚峰认真地说：“昨天爷爷不是给我们讲了关东的许多事嘛，爷爷讲那关东沃野千里，是满清皇帝的老家，那里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进饭锅里，所以我一猜就知道爷爷要带我们去那里。”

姚礼闻言与诸子大笑道：“我这大孙子真是聪明！我意正是要去关东，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姚信叹道：“据说关东是块宝地。只可惜我家祖祖辈辈留下的这几十垧地了！”

姚礼道：“我家几代人守着这几十垧地，哪年不是提心吊胆地怕发水？与

其不得安宁地守祖业而生，不如另寻安生之地重建家园，为子孙创下可以安居的基业。”

姚信点首道：“爹爹之言有理！今我一家侥幸逃得性命多亏了爹。日后如何生计，自是全凭爹作主张。”

姚伟、姚仕亦不住点头赞同姚信之言。王老夫人与张氏、林氏、刘氏见一家男人皆有远徙之意，又见眼下家园的惨相，也齐声赞同去关东寻地安生。

姚礼见一家人意见一致，乃吩咐道：“此地不可久留。现在天气酷热，死倒儿（死尸）腐气伤人，我一家切莫在此染上瘟疫。况且我家宅内之物已无法取带，我们何不即刻动身，直向东北而行，早出关，早立脚。”

众人依姚礼之言，纷纷上了马车……

姚礼一家十余口，乘了两辆马车，晓行夜宿，行了一月有余，到了关东辽河岸边。

那年月，山海关外人烟稀少，姚家十余口人对着关东平原的千里沃土，似乎感到这里的天比故乡的天要高得多，要蓝得多，连空气也要比故乡的清新得多，不禁对未来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他们丝毫没有逃难人的苦愁和烦恼。

这日中午时分，姚家驻马辽河边，姚信等三兄弟对着辽河两岸的黑土，齐与姚礼道：“辽河水清，河床又不似黄河高出地面，我们莫如在此垦荒，建立家园。”

姚礼摇首道：“我一家久受水害，再不临河而居！”

姚信见父亲态度坚决，即指远处高山和杂草丛生的原野建议道：“爹，莫如依山而居。凭我与爹学《易经》多年，又学些阴阳数术，我见这里风水极佳，再者这一带土地荒芜，我们何不于山脚下居住，向四下垦荒？这河套土肥，不愁不打粮食。”

姚礼又看了看姚伟、姚仕，问：“你二人以为如何？”

姚伟、姚仕道：“大哥之见最好！居于高处，开垦这河套荒地，不愁没有好日子过。”

姚礼沉默半晌，道：“这里山清水秀，的确是好地方。只怕这地已有主！”

姚礼的夫人王氏这时也率了三房儿媳从马车上下来，举目四望，忽见前方不远处有一条溪流从山上下来，直流入辽河，忍不住指小溪对姚礼道：“当家的，孩子们说的有理！我们莫如居于山下小溪旁。你看这里风水多好！”

姚礼听着众人议论，叹道：“也罢！我一家奔波一月有余，难得此地有此山水，咱们就在此稍歇。伟儿、仕儿可骑马四处转转，看看这里是啥地方，

离集市有多远，这里土地是否有主人，然后我们再核计是否在此‘安营扎寨’。”

姚伟、姚仕依命，分头从车上卸下牲口骑上去了。

姚峰与众兄弟听爷爷吩咐在此歇息，纷纷从车上蹦下来。因时值三伏天，这群孩子在姚峰的带领下，齐向小溪边跑去。姚峰喜爱的那只黄狗此时热得直伸舌头，见姚峰等向小溪奔去，也懒得动，只趴在马车下，躲避阳光。

姚礼与姚信并众女眷于树荫下，一面张罗埋锅造饭，一面盘算着日后生计，忽听姚峰在小溪边高喊道：“爹，这溪流里有鱼，你快拿水桶来！”

姚礼闻言大喜，笑与姚信道：“你快去帮他们捉些鱼来。我一家人这一个月来生活实是太清苦了！快捉些鱼来，我们也改善一下伙食。”

姚信笑道：“此间真是宝地！溪中有鱼，这大河中的鱼还不知有多少呢！”

说着，他欢欢喜喜地到马车上取了水桶向小溪边跑。

姚礼见孙儿们欢喜，也自感十分欣慰。他默默地走向两辆马车，分别从车上卸下四匹马牵着缰绳，向小溪边去饮马。

老夫人王氏带着三房儿媳说说笑笑地将锅灶支起。大媳妇张氏将柴草添至锅下，从怀中取出姚礼交与她的那盒火柴，朝小溪边的姚信叫道：“他爹，快提一桶水来！”

姚信正看着自幼生长于河边的子侄们捉鱼，见他们个个身手不凡，不是这个捉了条小鲫鱼，就是那个捉到了一条大鲤鱼，鱼儿不住地被投进水桶里，心中十分欢愉。忽听妻子在呼叫他提水回去，乃阻众孩童道：“孩子们不要再捉了，今日捉这些鱼已经够我们吃的了，你们快洗洗上岸来，等着吃鱼吧。”

姚峰笑道：“爹，你先提这些鱼过去，让我娘她们收拾，我们再捉一些用火烤了吃。”

姚信不愿败孩子们的兴致，乃笑了笑，自提了水桶转回。

女人们见姚信提回了这许多鱼来，个个面带笑颜，待姚信从水桶里将鱼一条条捉出、摔死，她们便争着动手去收拾了。

姚信将剩下的半桶水倒入一个大黑泥盆里，又提了桶去打水，边走边吩咐妻子：“点火吧，我再打来清水，好炖鱼。”

清溪水清炖溪中鲜鱼，味道自然是很美的。姚家孩子们吃着鱼都十分欢喜，大人们却并不十分开心。这是因为姚伟、姚仕出去转了好一阵回来，告诉大家说这山后就有二十余户人家，离这些人家西北十里是个小集市，这里生活是十分方便，只可惜远近再无无主荒地了。一家人若要在这里落脚，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要舍得银钱买地安生而居；二是租房租地，过一日算一日。

姚礼听罢，沉默了半晌，问姚伟：“买三亩地要多少钱？”

姚伟答：“我与三弟打听了这山前土地及山岭皆属一个名唤张半山的人家所有。他出价还算合适，临溪这片荒地他也肯卖。他看了我与三弟骑的马好，就说一匹马可换一亩地。”

姚信摇头道：“咱家这六匹马都是好马，口儿又不老，一匹马只换一亩荒地太便宜他了。”

姚礼却说：“贵是贵了些！不过暂时换上三亩地，我一家才好安生。”

姚仕听着父兄言语，建议说：“我倒想用咱家三匹马一挂车换他家四亩地，待以后有了钱，我们再多买些地，添些牲口。”

姚礼点首道：“这倒是个好主意！”

姚信点着头，盘算了一阵，问姚仕：“能不能跟张半山再说说，咱用三马一挂车换他家五亩荒地？”

姚礼附和道：“对，换五亩荒地。明日我们要盖房，还要再给他些银钱买他家一些木材，他若肯时，我们便在此地立脚。”

姚仕微笑着说：“如此，待我与二哥再去与张半山商议。”

姚伟见父兄主意已定，乃放下碗筷，说了声：“我们去说说看。”

遂又与姚仕分骑了两匹马，向山后找张半山。

姚礼与姚信亦放下碗筷，站起身来，环顾山前这一大片荒地，二人皆认为小溪对面一片平整，恰好左邻小溪，右邻山丘，约有近五亩，正好与张半山家换来。

姚峰这时忽凑过来，指那块地与姚礼说：“爷爷，那块地好是好，只可惜它南临大河，北靠高山，东有小溪，西是山丘，我们出入多不方便呀，除非在这小溪上搭一座桥！我看还是在咱们现在站着的小溪这边换一块地。这里虽说面积大，没有溪对面那片规矩，可是将来我们有了钱可以都买下来呀！”

姚礼看了姚峰一眼，大笑道：“有志不在年高，孙儿见识不凡！”

姚信也笑道：“这孩子还真有些见识！”

姚峰并没有笑，又向四周看了看，问：“爷爷决定买哪一块呀？”

姚礼拍了拍姚峰的肩膀，笑道：“爷爷还是想先买对面那一小块，待日后我孙子长大了，再买这边的吧！”

姚信也对姚峰道：“峰儿所见虽好，但眼下咱家是逃难来此地，先有一块立足之地也就不容易了！你若有出息，将来别说把山前这一片，就是把这山前山后几百垧地都买下，那才好呢！”

姚峰摇了摇头，叹道：“既然参与爷爷决定买对面那块地，你们就准备搭桥吧。”

说罢，姚峰又回到树荫下与众兄弟烤鱼吃去了。

姚礼望着姚峰对姚信说：“这孩子是成大器的材料，待我们安定下来，我要好好教他读书。我看我姚家的希望就在他身上了！”

姚信与姚礼顶着三伏天午后的太阳，立在溪边又盘算了一阵，才回到树荫下，只待姚伟、姚仕回来。

老夫人王氏见姚礼与姚信计议日后如何造房、如何安排生计，忍不住说：“今年这场大水逼得我们闯关东来，今日咱们终于走到这里，再往前已没有去处了，合该咱们在此住下！也真是上天有眼，菩萨保佑，这大伏天赶路，风里来，雨里走，一路下来大人孩子都平平安安地过来了。明日咱们安顿下来，我是要带几房媳妇寻个寺院好好给佛爷烧上几炷香的！”

姚礼不耐烦地说道：“我家祖祖辈辈少有人信佛，你若信时，由你自去便是！”

说罢，自去马车边打开一个大木箱，从那满满一箱书中随手拿出了一本，正欲翻看，王夫人抱怨道：“我们一路行来，千里万里，你却舍不得丢下这劳什子书，弄得车上人坐的地方都被书箱占了去，真不知你图个啥！我跟你一辈子，每日都见你读书，到头来也不见你混到个一官半职……”

姚礼被夫人唠叨得心烦，乃骂道：“妇人之见！岂不闻‘人遗子，金满赢，我遗子，惟一经？’况我姚家历代诗书传家，岂可到我这辈而使书香断绝？”

说着，将书丢于书箱之中，重重地将书箱盖关上，一抖长衫衣袖，叹道：“虎落平阳，犬亦欺！勿忘‘君子固穷，终非穷’！”

老夫人被姚礼当着众媳妇的面骂得委屈万分，忍不住边哭边指姚礼道：“当家的，你好狠心骂我！你……”

姚礼也自感当着众媳妇的面对夫人出言太过，又不肯在儿媳面前安慰夫人，乃转身向山边路上张望，希图姚伟、姚仕快些回来，也好商议下一步行止，摆脱眼下与夫人之间这种难堪的局面。

恰在这时，姚礼见姚仕一骑独归，不禁自语道：“怎么只有仕儿一人回来了？”

王夫人闻言，忙拭了泪，也向山边路上望去。

姚信恐母亲再生忧心，忙说：“一定是二弟留在张半山家了，三弟自来唤咱们。”

他话音刚落，姚仕已到近前，从马背上跳下，笑与众人道：“这回可好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安家喽！”

姚礼令其将与张半山商议经过说清楚些。姚仕才说：“那张半山真是个好。我和二哥与他谈了爹与大哥之意，他笑道：‘好说！既你们一定要在这儿安家，我们也就是乡里乡亲了。你们眼下若是无处居住，我家刚刚盖下一座